

五家正宗贊



漢書門類			
三三	九	三	三
四	五	〇	〇
號	函	冊	架
二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三三	三三	〇	〇
四	四	一	一
號	冊	架	架
二	〇	一	〇
冊	架	函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40	
冊數	2 ( 2 )		
函號	310	125	

三之六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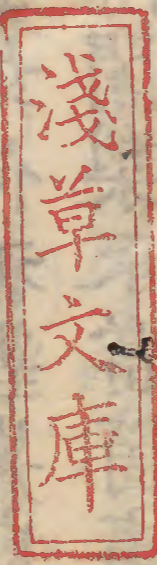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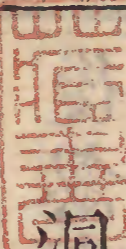


曹洞宗

洞山悟本禪師

淺草文庫

師諱良价嗣雲巖越州諸暨人姓俞氏初謁  
 忠國師問無情說法不契後到瀉山山間聞  
 闍梨曾問國師無情說法是否師云是瀉云  
 試舉看師舉了瀉云我者裏也有些子只是  
 罕遇其人師云便請瀉以拂子點一點師云  
 請和尚為某甲說瀉云父母所生口終不為  
 子說師云此閒莫有同年慕道者麼瀉令見



雲巖師辭直造雲巖請益前話巖云不見彌  
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因有省  
作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  
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一日問巖  
某甲有餘習未盡巖云汝曾作甚麼來曰聖  
諦亦不為曰還得歡喜地也未曰歡喜即不  
無如糞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辭岩問百年  
後忽有人問還曉得和尚真如何祇對巖良  
久云只者是師沈吟巖云介閣梨承當箇事

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觀影方得頓  
悟作偈云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  
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示衆云末法時代  
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見  
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智常向  
背見處偏枯三語滲漏體妙失宗機昧終始  
曹山辭次師授山先雲巖所付寶鏡三昧五  
位顯訣畢山再拜而去北院通參次師上堂

云坐斷主人翁不落第二見通出衆云須知  
有一人不合伴師云猶是第二見通便掀倒  
禪床師云老兄作麼生通云待某甲舌頭爛  
即向和尚道後辭師入嶺師曰飛猿嶺峻好  
看通沉吟師云通闍梨何不入嶺去通有省  
更不入嶺欽山參師師問甚處來曰大慈來  
曰還見大慈麼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曰非  
前後見師默置後山對衆省過舉前話乃曰  
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師頌曰枯木花開劫外

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  
風清好日辰

贊曰 雲巖跳竈兒不與諸塵對

輓入蘆花鞭白馬 難覓蹤由

倒騎玉象趁麒麟 單明向背

水鳥樹林何曾說法 徒自歎奇

墻壁瓦礫爲汝發機 灼然不會

糞堆頭拾得明珠顆 習氣未除

水影邊邈得先師真 失錢遭罪

金針玉線 暗通錦縫之千重

石女木人 密付寶鏡之三昧

何不入嶺去 聽通閻梨不肯道爛了舌休

還見大慈麼 覺還欽山早離師似乎心悔

銅鏹著生鐵 見情滲漏破綻轉多

安排用盡心 徧正君臣憲章無計

千里持書不到家看金鳳宿龍巢斜月掛夜

明簾外

曹山元證禪師

師諱耽章嗣洞山泉州黃氏子初謁洞山依

止數載乃辭山山問什麼處去曰不變異處

去曰不變異豈有去耶曰去亦不變異遂辭

去止于曹山學徒雲集僧問佛未出世時如

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僧

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脈不斷如何是

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乃作偈曰枯木龍吟

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

當人那辨濁中清僧問清稅孤貧乞師極濟

師召稅關梨稅應諾曰青原白家三盞酒喫  
了猶道未沾唇僧問抱璞投師乞師雕琢曰  
不雕琢曰爲什麼不雕琢曰須知曹山好手  
僧問如何是和尚眷屬曰白髮連頭戴頂上  
一枝花師有三種墮一披毛戴角二不斷聲  
色三不受食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什麼  
墮是類墮不斷聲色是什麼墮是隨墮不受  
食是什麼墮是尊貴墮  
贊曰寶鏡光寒 獨體眼活

接武關門墻 宗綱歸掌握  
墮身尊貴 彩鳳銜來玉樹花  
立法森嚴 金烏啄破瑠璃殼  
白家酒唇沾未著 幾曾濟清稅孤貧  
荆山璞懷抱相投 不輕與者僧雕琢  
萬機俱掃蕩 佛亦不如  
一位鎮長存 人皆道錯  
示五圓相 潑家生拈出惡情踪  
戴一枝花 惡眷屬粧成誰覩著

曹山高矗 摩雲恠石露稜稜

洞水逆流 衝浪錦鱗活鱖鱖

不變異處掉臂獨行故鳥道通玄無人湊泊

雲居宏覺禪師

師諱道膺嗣洞山幽州玉田王氏子師謁洞  
山山問甚處來曰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  
示徒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還  
來否曰你每日噉箇什麼山曰實有此語否  
曰有曰不虛參見你家來一日山問甚處來

曰踏山來曰那箇山堪住曰那箇山不堪住

曰恁麼則國內山盡被闍梨占却曰不然曰

恁麼則子得箇入路曰無路曰若無路爭得

與老僧相見曰若有路則與和尚隔生也山

乃曰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南泉問僧講

什麼經曰彌勒下生經曰彌勒幾時下生曰

見在天宮當來下生曰天上無彌勒地下無

彌勒師舉問山未審誰與安名山被問禪床

震動乃曰膺闍梨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

火爐震動今被子一問直得通身汗下師菴  
于三峯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堂  
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曰將謂汝是箇人猶  
作者箇見解汝晚閒來師晚至山召膺闍梨  
師應諾曰不思善不思惡是什麼師圓庵宴  
坐天神不來矣後登歐阜就樹縛屋而居號  
雲居示衆曰如人將三貫錢買箇獵犬只解  
尋得有蹤跡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蹤跡氣  
息亦無僧便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六六三

十六掛角後如何六六三十六僧作禮師云  
會麼云不會云豈不見道絕蹤跡示衆云得  
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  
厭惡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門  
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  
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  
多多則無用處示衆有云體得底人心若臘  
月扇口邊直得撲出不是強爲任運如此又  
云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



物捨不得俱爲滲漏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  
如人頭頭上明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  
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不見道從  
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知麼僧問有人衣  
錦入來見師後爲甚寸絲不掛曰直待琉璃  
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師令侍者送袴與一  
庵主主曰自有娘生袴不受再令送去問娘  
未生時著箇甚麼主無語後遷化燒得舍利  
持以似師師曰直饒出得八斛四斗不如當

初下取一轉語好僧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  
曰從妄想而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錠金得麼  
師休去佛曰空參次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  
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曰已卸業身曰珠  
在甚處空無語遂投誠入室師示寂主首白  
師誰可繼席曰堂中簡時簡密受師印人無  
知者以臘高爲第一座衆不曉師意謂令揀  
擇欲命第二座住持且備禮先請簡簡不讓  
即自持道具入方丈衆不愜簡察其情乃弃

夫其夜安樂樹神號泣及旦衆奔至麥莊悔

過哀請歸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替曰參見作家來出語人驚恐

幽州江口不是生緣

天上雲居從渠賣弄

踏山有閣梨个路幾曾與和尚隔生

是誰與彌勒安名不到得禪床震動

日羚羊絕氣息日軒知獵犬難尋

庵主沒機關爭得天神送供

寸絲不掛琉璃殿上輕著脚撲倒人

千丈埋身貧富門頭大開眼說出夢

娘生袴休拈出下得一轉語方可持論

妄想心難掃除不想出一錠金堪作何用

口邊生醜臘月扇子正好揮搖

學處不玄閨閣中物徒勞寶重

卸業身與佛日相見龍奮迅奪明珠

囑破院令首座住持鬼號咤爭漆桶

從門入者捧上不成龍點檢將來也是方木

逗圓孔

同安丕禪師

師嗣雲居諱道丕洪州人師看經次見僧來  
參遂以袖蓋頭僧作弔慰勢師放下袖提起  
經云會麼僧以袖蓋頭師云蒼天蒼天僧問  
如何是點額魚曰不透波瀾曰慚耶時如何  
曰終不仰面曰恁麼則不變其身也曰是也  
青雲事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金  
鷄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

來將何祇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晚後鳳  
銜來僧參次師問甚處來曰湖南曰還知同  
安者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曰非公  
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劔僧擬  
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敗僧問纔有言  
詮盡落今時不落言詮請師直說曰木人解  
語非干舌石女拋梭豈亂絲僧問依經解義  
三世佛究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曰  
孤峯迥秀不掛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僧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藕絲繫大象曰出世  
後如何曰鐵鎖鎖石牛僧問如何是異類中  
人曰露地藏白牛長空吞日月  
贊曰 奔軼絕塵 了無羈絆  
徧正位中來 聖凡情已泮  
青雲有何事 點額魚已透波瀾  
家風不要論 金雞子豈歸霄漢  
非公境界親遭喝 樵人短販書劍徒誇  
不落言詮直說來 石女拋梭機絲勢亂

彩鳳銜花霜後摘果 待賓客未見真情  
孤峯迥秀片月行空 辨佛魔元無正眼  
瞞肝吞佛未出世 截流象繫藕絲頭  
依佛說異類中人 露地牛藏芳草岸  
鴛鴦繡罷金針冷 綿密誰知  
鸞鳳巢空玉帳寒 森嚴難犯  
捋人要是弔慰僧衣袖蓋頭蒼天蒼天賊過  
後張弓已晚

同安志禪師

師諱觀志嗣同安丕洪州人丕將示寐上堂  
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  
三問未有對者末後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  
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曰須是者瞎漢始得  
遂示寂僧問二機不到如何提唱師曰徧處  
不逢玄中不失僧問凡有言句盡落今時學  
人上來請師直指師曰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曰向上事如何曰迥然不換標準即率  
贊曰 鶴夢寒松 鶯啼幽谷

不墮正徧 寧分背觸  
多子塔前宗子秀 咲先師露金擲雙趺  
夜明簾外立班齊 還瞎驢豎頂門三日  
徧處不逢玄中不失 二機不到處轉見紛拏  
目前不現句後不迷 直指本來心翻成迂曲  
寶殿無人孤月冷 聽清彈南風阜物之琴  
宸苔封路彩雲深 看妙珠垂棘無瑕之玉  
出梁山破家種 蒼龍子彩鳳雛豈當的傳  
繼曹洞五位宗 青山父白雲兒是何昭穆

迥然不換標準即乖向上事海底摸金針然  
妙挾正中拈出來花簇簇錦簇簇

梁山觀禪師

師諱緣觀嗣同安志朗州人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益陽水急魚行澁白鹿松高鳥泊  
難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曰龍生龍子  
鳳生鳳兒問如何是西來意曰葱嶺不傳唐  
土信胡人謾說太平歌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便恁麼去時如何

曰朗月懸空室中暗坐問如何是衲衣下事  
曰密問如何是正法眼曰南華裏曰爲什麼  
在南華裏曰爲汝問正法眼上堂垂釣四海  
只釣瓘龍格外玄機爲尋知己座下有一圈  
頭人謂曰何不出來問一兩轉語曰我若出  
問須教者老和尚下禪床立人恠之一日出  
問家賊難防時如何曰識得不爲冤曰識得  
後如何曰躬向無生國裏曰莫便是他安身  
立命處也無曰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

裏龍曰興波不作浪曰忽遇傾湫倒嶽來時  
如何師下禪床把住曰闍梨莫教濕却老僧  
袈裟角衆遂服之大陽玄參次問如何是無  
相道場師指觀音云者箇是吳道子畫玄擬  
進語師急索曰者箇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  
玄乃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師曰何不道取  
一句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師笑曰此語上  
碑夫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  
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

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  
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師稱洞上之  
宗可倚有偈曰梁山一曲歌格外人難和十  
載訪知音未嘗逢一箇

贊曰 益陽水急 白鹿松高

鶴睡清飛月魄 魚行細擲金梭

死水不藏龍 野馬家賊向無生國

鄭音空亂雅 引胡人唱太平歌

衲衣事在密用中 拈來多破綻

正法眼指南華裏  
用出幾請訛  
寰中天子塞外將軍  
與學人塗糊自己  
格外玄機鈎頭絲線  
鈎擗龍活葬洪波  
一語許大陽上碑  
令人惡心不少  
十載在梁山唱曲  
臨風掩耳應多  
妙盡功亡  
揮玉斧夜修月轂  
環虛機泯  
駕仙槎曉渡星河  
更問亡僧遷化  
紅爐焰上無絲線  
豎拽橫拖

大陽玄禪師

師諱警玄嗣梁山江夏張氏子仲父爲沙門  
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往依爲師聽圓覺了  
義弃去謁梁山悟旨上堂云嵯峨萬仞鳥道  
難通劒刃輕水憑誰踐履宗乘妙句語路難  
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九年面壁  
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無端珍重僧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曰蒲瓶傾不出大地沒飢人上  
堂云撒手那邊千聖外祖堂少室長根芽鷺  
倚雪巢猶自可更看白馬入蘆花上堂諸禪



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  
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  
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嚙呻二句道得師子返  
擲三句道得師子踏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  
一時坐斷正恁麼時作麼生通箇消息大衆  
證明若通不得來朝更獻楚王看時有僧出  
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曰白雲覆青山青山  
頂不露如何是妙玄無私句曰寶殿無人不  
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如何是體明無盡句

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頭石馬出紗籠如何  
是師子嚙呻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如  
何是師子返擲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  
用體無虧如何是師子踏地曰迥絕去來機  
古今無變異上堂夜半烏雞抱鵝卵天明起  
來生老鶴鶴毛鷹背鷺鷥身却與烏鴉爲侶  
伴高入煙雲低飛柳岸向晚歸來子細看依  
佛恰似雲中鴈僧問如何是透法身句曰大  
洋海底紅塵起須彌頂上水橫流師年八十

嘆無繼其法者作偈并皮履布襪寄遠錄公  
使求法器傳續之曰揚廣山前草憑君待價  
焯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  
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師嘗釋曹山  
三種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  
隨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  
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伊一念無私即有出  
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知那邊了  
却來者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

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  
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  
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  
掌當指何掌也浮山贊師真曰黑狗爛銀蹄  
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碍木馬火中嘶  
贊曰惡毒種子寧馨兒  
漢陽渡頭奪胎而出  
智通寺裏穎脫無羈  
掀翻圓覺場 跳入言詮不及處

打破秦時鏡 照見父母未生時

語路信難陳 宗乘句和灰合土

滿瓶傾不出 大地人忍餓吞飢

千聖外撒手經行 入蘆花笑騎白馬去

寶殿中無人侍立 種梧桐寧免鳳凰栖

消息既通 惜師子爪牙未具

機緣不契 致青山父子相違

須彌頂上水橫流 透法身疑團未破

揚廣山頭苗茂盛 供死款老淚交垂

苦老梁山抑逼太多 烏雞生鵝卵

被遠錄公塗糊不少 黑狗爛銀蹄

聲色堆頭強說有出身之路非央庠座主誰

受你破皮履潑禪衣

投子青禪師

師諱義青嗣大陽青杜李氏子初習百法論

嘆曰二祇途遠自因何益入洛聽華嚴義若

貫珠講至諸林菩薩偈即心自性猛省曰法

離文字寧可講乎棄去謁浮山於會聖巖山

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師至山以爲吉徵留  
三年山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  
世尊默然如何師擬進語山掩其口於是師  
悟拜起山曰汝妙悟玄機耶曰設有妙悟也  
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  
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汝更怱怱我即便  
嘔山以大陽皮履布襪付師代吾續洞上宗  
上堂宗乘若舉凡聖絕蹤樓閣門開別戶相  
見設使捲簾悟去豈免旁觀春遇桃花重增

病眼所以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諸仁  
者既是不傳爲甚鐵牛走過新羅國喝曰達  
者須知暗裏驚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曰威音前一箭射過兩重山上堂默沈陰  
界語墮深坑擬著則天地懸殊棄之則千生  
萬劫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鎮海明珠在誰收  
掌良久卓主丈云百雜碎示衆云若論此事  
如鸞鳳冲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  
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栖於蟾影其或主

賓若立須威音世外搖頭問荅言陳仍玄妙  
路旁爲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乃凝眸不  
勞相見師敎五位君臣曰夫長空一色星月  
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  
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  
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  
關萬象幽旨旣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  
不墮虛凝回途復妙師舉大陽點出秦時鏡  
語頌曰偏中正夜半天明羞自影朦朦霧色

辨何分混然不落秦時鏡

贊曰 嶽降英靈 天生碣斗

習因明未透網羅 究華嚴重增加

入浮山不祥夢 折翅鷹何用畜爲

追洞下已墜風 蹶蹄狗卒難醫救

金鳳借龍巢宿 豈知陷會聖重圍

良馬見鞭影行 初不待世尊良久

即心自性 佛亦強名

妙悟玄機 我即便嘔

鐵牛走過新羅國 向上路千聖不傳  
石女輕彎月子弓 兩重山一箭射透  
撼鎮海珠百雜碎 語默不到處未會轉身  
添秦時鏡一重光 明暗未分前豈容出手  
玉兔豈栖蟾影 甚處得者消息來  
金龍不守寒潭 者漢別尋茶路走  
雖分章偏正不墮虛凝到轉位回功極則處  
何曾知有

芙蓉楷禪師

師嗣投子諱道楷沂州崑氏子初參投子問  
佛祖言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  
言句也無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禹湯堯  
舜也無師擬酬之子以拂子撼師口曰汝發  
意來早有二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  
曰且來闍梨師不顧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  
即掩耳一日侍子遊園子以拄杖付師曰理  
合與麼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爲分外曰有  
同行在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子謂

曰早來說話未盡曰更請舉看曰卯生日戌  
生月師即點燈來曰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曰  
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  
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慇懃曰報恩  
有分上堂晝入祇陀之苑皓月當天夜登靈  
鷲之山太陽溢日烏鴉似雪孤鴈成群鐵狗  
吠而凌霄泥牛闐而入海正當恁麼時十方  
共聚彼我何分古佛場中祖師門下大家出  
一隻手接待往來知識諸仁者且道成得箇

什麼邊事良久云賸我無影樹留與後人看  
僧問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  
唱曰木鷄啼夜半鐵鳳叫天明曰恁麼則一  
句曲含千古韻蒲堂雲水盡知音曰無舌童  
子能繼和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曰禁取兩  
片皮去大觀初京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  
叢林宜有褒顯上賜紫衣號定照禪師內侍  
持勅命至師謝恩竟乃陳已志出家時嘗有  
重誓不為名利專誠學道用資九族苟違願

心當弃身命父母以此聽許出家今若不守  
本志竊冒寵光則佛法下衰矣於是修表力  
辭降旨京尹堅令受之師確守不回以拒命  
坐罪奉旨收付有司有司知師忠誠問有疾  
乎師曰平日有疾今實無曰言有疾於法免  
罪師曰已悉厚意但妄非所安恬然受刑而  
行從之者如歸市抵淄州僦屋而居學者愈  
親明年冬勅令自便庵于芙蓉四衆雲集大  
闡洞宗示衆山僧行業無取忝主山門豈可

坐費常住頓忘先聖付囑今者輒倣古人爲  
住持體例與諸人議定更不下山不赴齋不  
發化主惟將本院莊課一年所得均作三百  
六十分日取一分更不隨人添減可以備飯  
則做飯不足則作粥又不足則作米湯新到  
相見茶湯而已更不煎點惟置一茶堂自去  
取用務要省緣專一辨道師放還後有司欲  
爲去黥師曰先帝遣墨豈可去耶帝謂此老  
終身倔彊靈源贊師有曰嚴天大雪始見松

均或作  
物



筠媚草天花亦成造化苟竊世榮實孤恩者  
贊曰 倔強老尊慈 脊梁生鐵鑄  
寰中勅 不假堯舜禹湯  
洞下宗 寧分偏正回互  
真到不疑田地 快將一雙耳掩休  
纔說作家宗師 好禁兩片皮出去  
胡家曲子無音韻 苦休言夜半木雞啼  
祖師門下絕功勳 徒出手賸栽無影樹  
同行不受教 謾教伊挈杖提鞋

來去總徒然 誰家無奴兒婢子  
石女拋梭木人開錦 潑箕裘的是家傳  
泥牛入海鐵狗凌霄 爛葛藤偏能路布  
翩翩形影溜川去 松筠操幾傲雪霜  
濟濟威儀漢節回 芙蓉花親承雨露  
粥足飯足 三百六十日合火話家私  
僧耶俗耶 三萬六千場對床論夢事  
垂垂白髮守先帝遺墨猶新視媚草天花成  
造化苟竊世榮汗顏如雨

丹霞淳禪師

師嗣芙蓉諱子淳劍州賈氏子師上堂舉德  
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  
說話只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看  
來只具一隻眼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  
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石女夜懷胎示衆舉  
肇法師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  
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只解指蹤話跡且不  
能指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

爲諸人拈出具眼者辦取卓一下還見麼鷺  
鷗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上堂寶月  
流輝澄潭有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  
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底事直  
須颺却十成底事直須去却擲地金聲不須  
回顧若能如是始解異類中行諸人到者裏  
還相委悉麼良久云當行不舉人閒步披毛  
戴角混泥塵上堂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  
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曉意往來常在月明

前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金菊乍開  
蜂競採曰見後如何曰苗枯花謝了無依真  
歇參次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歇擬對  
師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峯忽悟歸侍  
立師掌曰將謂你知有歇忻然拜之翌日上  
堂日照孤峯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  
向寸心安便下座歇直前曰今日陞座更謾  
某甲不得也師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底看  
歇良久師曰將謂你瞥地歇便出宋智參次

師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智曰井底蝦蟇  
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師曰未有更道智  
擬議師打一拂子云又道不借智於言下大  
悟

贊曰明珠生蚌腹野鶴在雞群

燒木佛遺風未泯賦鵬鳥家譜親聞

點發心光花蠟燭鄧州道地

慘舒殺氣劔門關棧閣連雲

玉女懷胎恰半更玄妙旨難分深淺

鷺鷥立雪非同色 形山寶不直分文

水月兩忘 昇天底固當颺下

塵泥既混 異類中莫惜殷勤

兔魄未分時 軒知道六戶不知曉意

牛頭相見後 可憐生百花亂落繽紛

暗擲金梭織古洞機絲 輕輕鳴杼

細挑玉線開曹山錦縫 簇簇成紋

威音王已前計收了菩薩毫光歸一掌

夜明簾不借 擒覺夫子筆陣掃千軍

等閑道一句正中妙挾縱金刀剪破綿密處  
依然不墮功勳

真歇了禪師

師諱清了左縣人俗姓雍初見丹霞悟肯後

謁長蘆照照一見器之命為侍者踰年分座

未幾照稱疾退閑師命繼席學者如歸拈香

時照付衣與師望拈出及見為霞照令左右

扯去衣師預備布伽梨於袖遂搭示眾撼拄

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搖動雲門大

師即得雪峯門下即不然卓拄杖云三千大千世界向什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重梅雨秧苗爭得青上堂上絕峯頂過獨木橋驚直恁麼行猶是時人脚高脚低處若見得徹不出戶身徧十方未入門常在屋裏其或未然趁涼搬一轉柴好上堂窮微喪本體妙失宗一句截流淵玄及盡是以金針密處不露鋒鏘玉線通時潛舒異彩雖然如是猶是交互雙明且道巧拙不到作麼生相委良久云雲蘿

秀處青陰合巖樹高低翠鎖深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上堂苔封古徑不墮虛凝霧鎖寒林肯彰風要鈎針穩密孰云漁父栖巢恁麼承當自是平常快活還有具透關眼底麼直饒聞早便歸去爭似從來不出門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蘊荆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

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  
密室無人掃上堂  
默斯要不務速說釋迦老子待要款曲賣弄  
爭奈未出母胎時已被人覷破且道覷破箇  
什麼謾雪峯不得  
贊曰 真正左綿人 親見丹霞老  
胸波瑩徹量注注 萬頃無痕  
心月孤圓影團團 千江分照  
人前辨主 把布伽梨當面換來  
鬧裏翻身 將鉢盂峯一腳踢倒

芍藥花開菩薩面  
玉欄藏古洞之春  
綠楊顰盡木人眉  
寶鏡照曹家之曉  
得重梅雨 乘閑卓幾下杖休  
過獨木橋 趁涼搬一轉柴好  
巖樹翠深雲蘿青合  
截流句巧拙難分  
過橋酒美隔岸花香  
見法身即當不少  
虛凝不墮泥牛吼月  
古徑任苔封  
撒手亡依石女登機  
密室無人掃  
星兒香餌好  
引龍湫赤梢鯉  
鱖鱖吞鈎

些子藥頭靈 禁南山驚鼻蛇深深窟草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盡底掀翻黃面老瞿曇  
未出母胎時已被阿師覷破

宏智覺禪師

師諱正覺嗣丹霞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僧  
解環環右臂乃孕及生右臂起一環上堂心  
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常頭  
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舩撥轉琉璃地上  
堂黃閣簾垂誰傳家信紫羅帳合暗撒真珠

正恁麼時視聽有所不到言詮有所不及如  
何通箇消息去夢回夜色依稀曉笑指家風  
爛熳春上堂僧問如何是向去底人曰白雲  
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曰  
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  
是不來不去底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  
坐斷六門機乃云句裏明宗即易宗中辦的  
即難良久云還會麼凍雞未報家林曉隱隱  
行人過雪山辭世云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

鳥煙沒秋水連天

贊曰 精進幢 慈悲種

隰州古佛 未解放光

五臺老僧 何曾入夢

紫芝眉宇黃金骨 天上麒麟

黃蘗襟懷錦繡腸 僧中鸞鳳

不墮尊貴 三世何用為國王

苦事清吟 一詩未見追唐宋

琉璃殿滑船輕撥 尚帶玄微

黃閣簾垂信不通 猶存向奉

二十里松濤翻霽月 沒絃琴時發清彈

一百尺樓影蘸清池 不宰功全彰妙用

風斤巧琢連城壁 瑩徹了無痕

燭火輕然照渚犀 虛凝曾不動

青嶂空高白雲投壑 應來機瞎却者僧眼睛

白鳥煙沒秋水連天 供死款笑破他人鼻孔

劈開泰華儘容伊 逗出河源吞三世佛 雖是

死虵也要活弄



天童珽禪師

師嗣真歇諱宗珽和州人也上堂云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僧問如何是道曰十字街頭休斫額雪竇鑑入海山發明後乃曰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即邪魔外道出山聞空

中語云鄭行山肉身菩薩至長蘆見師求印證師肯之

贊曰 參軍俊逸 開府清新

一葦亭九成儀鳳 新豐洞五色祥麟

大道虛凝 十字街頭徒勞斫額

玄微銷鑠 威音世外正好橫身

真證不可以言傳 言滿天下無口過

妙契豈容以意到 意窮萬有絕根塵

暗燭靈光 夜船載娟娟之月

氛消虛靜寒巖斷片片之雲

縱橫那涉語因緣岸水潑鴛鴦難藏影迹

偏正不曾離本位枯椿繫癩馬徒死心神

錦縫輕開花噴香蝶眠清曉

機絲不動柳含烟鶯織芳春

有眼無筋錯印證鄭行山肉身菩薩致飛雪

千丈伸冤苦聲撼叢林

自得暉禪師

師嗣宏智諱慧暉會誓張氏子上堂巢知風

允知雨甜者甜兮苦者苦不須計較作思量

五五從來二十五萬般施設到平常此是叢

林飽參句諸人還委悉麼野老不知堯舜德

藪藪打鼓祭江神上堂云皮膚脫落絕方隅

明了身心一物無妙入道寰深靜處玉人端

馭白牛車妙明田地達者還稀識情不到唯

證乃知白雲兒靈靈自照青山父卓卓常存

機分頂後光智契劫前眼所以道新豐路兮

峻仍敲新豐洞兮湛然沃登者登兮不動搖

遊者遊兮莫勿速亭堂雖有到人稀林泉不  
長尋常木諸禪德向上一著尊貴難明琉璃  
殿上不稱尊翡翠簾前還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  
線貫通真宗不墜合作麼生施設滿頭白髮  
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師有六牛圖一曰  
始聞知識示誨即起信心信心既萌永為道  
本故牛首上一點白一念信為本千生入道  
因自憐迷覺性隨處染埃塵野草時時綠狂  
花日日新思家無計得但覺淚沾巾二曰信

心既發念念揩磨忽示發明心生歡喜最初  
入頭故頭全白問訊者牛兒知非何太遲拋  
家經幾劫逐妄許多時念念歸無念思思絕  
所思入頭從此始次第證無為三曰既有發  
明漸漸熏煉智慧明靜未能純一將白半身  
看牧幾春秋將成露地牛出離荒草去向近  
雪山遊正念雖歸一邪思尚混流脫愁心迹  
盡六處不能收四曰更無妄念唯一真心清  
淨湛然通身明白六處不能該優曇火裏開

尚或作

了然無系屬，明淨絕纖埃。繩索將無用，人牛  
安在哉。迢迢空劫外，佛祖莫能猜。五曰：心法  
雙忘，人牛俱泯。永超象外，唯一空空。是名大  
解脫門。佛祖命脉，人牛消息盡。古路絕知音，  
霧捲千巖靜。苔生三徑深，心空無所有。情盡  
不當今，把釣公何在。磻溪鎖綠陰。六曰：命相  
斷處絕後還，甦隨類受身。逢場作戲，只改舊  
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妙盡復窮通。還歸六  
道中，塵塵皆佛事。處處是家風。皓玉泥中異。

精金火裏逢，優游無閒路。隨類且漂蓬。  
贊曰：石火電光，雷霆一默。

若耶溪沙裏，精金。苧羅山棘中，蘆蔔。

見真歇，插花裝老婦。寧識羞慚。  
被宏智嚼飯，餒嬰孩。敢言自得。

踏翻明暗路，眼睛頭徧地。羨藜  
剗斷離微根，脚跟下參天荆棘。

十成尊貴，駕香車豈輾宸苔。  
一路平常，祭江神不知舜力。

烟霽塞沙孤鷺立 野溪頭雪正糝糊  
凍消枯木老龍吟 竹戶外春無消息  
道寰深靜處 腦後光劫前眼猶是金塵  
情識未融時 青山父白雲兒總成家賊  
正偏兼到 十洲花寧免凋殘  
收放未全 六牛圖有何奇特  
長庚門下掃蕩潑生涯 信神駒有汗血之功  
金雞抱司晨之德

洞山至此十一世共十四人

雲門宗

雲門匡真禪師

師嗣雪峯諱文偃秀州人俗姓張空王寺受  
業聽四分律棄見睦州州纔見便掩門拶折  
師足曰秦時轆轤鑽師大悟州指見雪峯師  
至峯莊見僧問上座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  
寄一則語問堂頭和尚不得道是別人語僧  
曰諾師曰上座到寺見和尚上堂衆集使出  
握腕立地曰者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

僧依師教峯見者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  
住曰速道速道僧無語峯拓開曰不是汝語  
僧曰是某語峯曰侍者將繩捧來僧曰不是  
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來道峯曰大  
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  
山峯一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師以手拭目  
趨出峯竒之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一日師  
至即命之不辭就戕劉王每入寺樹不接王  
欲檢其過樹已知之遂入寂王至衆言之王

曰有何言句衆曰和尚去時封一合子待王  
至自開王開見一小帖云人天眼目堂中首  
座王即命師繼席前世之因劉王乃鬻香人  
入寺涕唾僧堂中樹爲堂司偶而叱之曰如  
唾面上爭之不休師諫之而去師有願鑑一  
字關紅旗橫骨宗旨臨示寂遺表曰困風霜  
於十七年閒涉南北於數千里外  
贊曰 菰蒲生異材 浩氣吞雲漢  
出空王寺 無心繫四分葛藤椿

跨睦州門

折腳悟秦時轆轤鎖

果經霜熟

軒知靈樹明窓下安排

金繞指柔

更入雪嶠洪爐中烹煨

見劉王憶僧堂唾面未乾

友玄沙笑漁舟通身紅爛

放洞山三頓棒

徹底老婆心

豎雲門一字關

瞎却宗師眼

水上紅旗立未收

暗中橫骨抽何限

雖十七年因風霜於逆旅途閒

然數百世策竒勛於瘴煙城畔  
僧鳳兮人龍繫誰奏九成攬重淵使來儀奮  
飛於祖庭秋晚

香林遠禪師

師嗣雲門諱澄遠漢州人姓上官師為侍者  
將紙衣錄門語句後歸蜀於水晶宮接待往  
來茶湯僧問美味醍醐為甚變成毒藥曰導  
江紙貴僧問如何是室內一椀燈曰三人證  
龜成鱉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曰臘月火燒

山僧問如何是香林一脈泉曰念無閒斷曰  
飲者如何曰隨方斗秤師謂衆曰老僧四十  
年方打成一片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璫曰老  
僧行脚去通判曰者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  
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遠錄公探雲  
門宗入蜀見師人面山

贊曰 頂峭五峯 眼生三角

韶石象龍羣裏 奪得犀牛

岷峨山水窟中 奮飛鸞鷲

紙衣錄他人語句 認魚目作明珠  
沙瓶煮待客湯茶 翻醍醐成毒藥  
水晶宮冷香浮篆 倚圓蒲宴霽月光風  
人面山高翠列屏 尾瘦筇訪青猿野鶴  
證龜成鱉 室內燈滅却光明  
臘火燒山 衣下事恐難提掇  
四十年打成一片 明皎皎暗昏昏  
八十歲行脚諸方 峭巍巍活潑潑  
探鑿夷宗肯 引遠錄公走得腳皮穿



起落賴門風 聽祚智門喫些辛苦著  
香林一脉泉閒斷多時若要隨方斗秤上自  
宜斟酌

洞山初禪師

師嗣雲門諱守初鳳翔傳氏子初參雲門門  
曰近離甚處曰查渡曰夏在甚處曰湖南報  
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  
捧次日師上問訊曰昨蒙和尚放三頓捧不  
知過在甚麼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

去師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卓箇庵子  
不畜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  
與他抽釘拔楔拈却灸脂帽脫却鷓鴣衫教  
伊洒洒地作箇無事衲僧去豈不快哉門云  
你身如椰子大開得許大口只示衆云言無展  
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還得麼你  
衲僧分上到者裡須具擇法眼始得只如洞  
山恁麼道也有一場過且道過在什麼處僧  
問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曰趨向水牯牛欄

裏著曰和尚入地獄如箭射曰全憑子力問  
師登師子座請師唱道情曰晴乾開水道無  
事設曹司曰恁麼則謝師指示曰賣鞋老婆  
腳趂趂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曰道士  
著黃瓮裏坐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  
舉大綱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  
明問蓮花未出水時如何曰楚山頭倒卓曰  
出水後如何曰漢水正東流問如何是佛曰  
麻三斤問僧甚處來曰汝州曰此去多少曰

七百里曰踏破幾緡草鞋曰三緡曰甚處得  
錢買曰打笠子曰參堂去僧應喏

贊曰 閒世賢 真法器

離報慈未出常情 見雲門方始瞥地

風生萬壑 虎豹子氣已食牛

電掣傾城 龍馬駒足應展驥

視渾身如椰子 能有幾長

開大口似紡車 略無少愧

於先師會中問有何過 合喫幾藤條

向無人烟處接待往來不畜一粒米

酒粧公子面把黃頭碧眼倒卓屎坑頭

花插美人頭將文殊普賢趁向牛欄裏

賣鞋老婆脚趂趂唱道情蠻子打鄉談

著瓮道士坐巖堆雜意識波斯入鬧市

大海浮漚蝦蟇叫月錯稱提韶石綱宗

楚山倒卓漢水東流謾塗糊蓮花出水

問僧此去路多少踏破幾緡草鞋

荅佛亂撮麻三斤渾沒星兒臭氣

言無展事語不投機說道理即不無望少室  
門風白雲萬里

智門祚禪師

師嗣香林諱光祚隨州人上堂云山僧記得  
在母胎時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  
得作道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僧問金剛  
眼中著得箇甚麼曰一把沙曰為甚麼如此  
曰非公境界問荷花未出水時如何曰蓮花  
日出水後如何曰荷葉上堂云汝等諸人橫

擔拄杖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你道叢林有幾  
種或有旃檀叢林旃檀圍繞或有荆棘叢林  
荆棘圍繞或有荆棘叢林旃檀圍繞或有旃  
檀叢林荆棘圍繞只如四種叢林是汝諸人  
在阿那箇叢林安身立命若無安身立命處  
虛踏破草鞋闍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上  
堂東家李四婆西家來乞火門外立少時嗔  
他停滯我惡發走歸家虛心屋裏坐可憐羣  
小兒終日受飢餓有眼不點睛空鎖髑髏破

僧問如何是般若躰曰蚌含明月曰如何是  
般若用曰兔子懷胎問如何是佛曰踏破草  
鞋赤腳走如何是佛向上事曰拄杖頭上挑  
日月問曹溪路上還有俗談也無曰六祖是  
盧行者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也只是箇銅  
片曰磨後如何曰且收取雪竇見師問曰不  
起一念云何有過師召竇近前來竇纔近前  
師以拂子驚口打竇擬開口師又打竇大悟  
贊曰 舌本瀾翻 胸襟無物

滄海親生翫月犀，香林放出遼天鷲。  
母胎中一則語，鋒鋷簇簇誰肯商量。  
金剛眼一把砂，翳膜重重如何洗刮。  
荷葉蓮花後先出水，不當截流機。  
旃檀荆棘圍繞叢林，活貶無生國。  
少時立門外，知李四婆來乞丙丁童。  
一念未生前，要顯閻梨痛喫龜毛拂。  
兔子懷胎蚌含明月，將般若體用沈埋。  
鯉魚喫棒雨似傾盆，把韶石家財籍沒。

拄杖頭邊挑日月，老瞿曇的的被揶揄。  
曹溪路上有俗談，盧行者惺惺成濕漉。  
拈出古鏡將謂是一片頑銅，放下手元來却是箇木櫂。

雪竇明覺禪師

師嗣智門諱重顯，遂州人。姓李氏，初住翠峯。  
次住雪竇，法道大行。遂歸雲門，中興舊嘗典  
賓，大陽與客論栢樹子話。時韓大伯倚旁，匿  
笑。客去，師謂曰：汝何笑耶？韓曰：笑知客有定

古今舌無定古今眼師曰豈有說乎對以偈  
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  
獵犬無靈驗空向枯椿舊處尋師異之乃結  
爲友李殿院嘗訪福嚴雅禪師時師爲藏主  
與李論話閒忽道士秀才至李曰三教中那  
教最尊師起側立李曰有口何不道師曰對  
夫子難言李曰休休便起師曰適來造次師  
頌大龍堅固法身公案問曾不知答還不會  
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咲路逢達道人下將

語默對手把白玉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  
瑕類國有憲章三千条罪頌忠國師無縫塔  
公案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  
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自贊上下三指  
彼此七馬拈花未曾微笑何也石謂玉兮器  
必分水凌虛兮月非下不知誰是旁觀者送  
重部禪者春雨如膏春雲如鶴忽此忽彼乍  
休乍作枯菱離離維風太遲幽石片片遼空  
亦危一花五葉兮不相似獨運孤明兮還自

知還自知歷魏遊梁徒爾爲晦跡自貽圖畫  
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  
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  
贊曰隋侯照乘珠趙國連城璧  
奪岷峨秀形眉宇精華  
分涇渭流在心源絡繹  
披剝萬象擅蘇翰林擄錦繡之才  
褒貶五宗富魯司寇作春秋之筆  
與遂府鉢孟安柄笑黃梅半夜未是的傳

見冷泉杲檝放光信韶石一言所供諸寶  
白玉鞭擊驪珠不增瑕類光皎皎冷如灰  
無縫塔要澄潭不臥蒼龍影團團黑似漆  
無定古今眼被韓太伯蒼鷹當路生擒  
立分儒釋尊使李鍛院老虎通身汗出  
多子塔前不曾拈花微笑三指七馬何用掛唇  
少林雪裏初無斷臂安心五葉一花徒勞指的  
住翠峯好住雪竇好狗舐熱油鐺  
說祖師禪說文字禪蝸篆新泥壁

噴飛雪一千餘丈成瀑布  
流出胸襟  
愛洞庭七十二峯和石屏  
收歸圖籍  
高風逸韻古來今只許一人如北斗泰山仰  
之彌高望之不及

洞山聰禪師

師嗣文殊真諱曉聰韶州杜氏子初見文殊  
示衆云直鈞釣驪龍曲鈞釣蝦蟇蚯蚓還有  
龍麼良久云勞而無功乃有省師在雲居作  
燈頌見僧說泗洲大聖近在揚州出現有設

問曰即是泗洲大聖爲什麼却向揚州出現  
師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後僧舉似蓮華峯  
祥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  
吾拜之上堂舉寒山云井底生紅塵高峯起  
白浪石女生石兒龜毛寸寸長若要學菩提  
但看此模樣良久云還知落處也無若也不  
知落處看看菩提入僧堂去也又立僧問達  
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  
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曰六月雨淋淋寬



其萬姓心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  
花曰腳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乃  
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  
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切切  
珍重上堂晨雞報曉靈粥後天便明燈籠猶  
瞌睡露柱却惺惺復曰惺惺直是惺惺歷歷  
直是歷歷明朝後日莫認奴作郎珍重示衆  
天晴蓋却屋趁閑刈却禾輸納王粗了鼓腹

祖

自高歌僧問德山入門便捧猶是起摸畫樣  
臨濟入門便喝未免担目生花離此二途未  
審洞山如何為人師曰天晴久無雨近日有  
雲騰曰他日若有人問洞山宗旨教學人如  
何舉似曰園蔬枯槁甚擔水潑菠稜僧問如  
何是離聲色句曰南贍部洲北鬱單越曰恁  
麼則學人知恩不昧也曰四大海深多少師  
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法身頌曰參禪學道  
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庭羸甚

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鑿頭知我道。種松時  
復上金剛言訖而寂。贊曰：絕羅籠，沒巴鼻。立玄關於新豐洞前，闡化機於筠陽城裏。就文殊鈎頭脫去，入獐龍窟宅，誰敢保明伊。蒼泗洲轉語顛顛，作雲門兒孫，未暇打得你。和塵磨古鏡，黃鶴樓前鸚鵡洲。入水見長人，瞎驢腳下金剛際。

學菩提看石女生兒

辨奴即要燈籠瞌睡

蓋屋輸官都了辨，唱歌鼓腹恣樂昇平。

參禪學道莫商量，荷鑿栽松且圖遊戲。

翻身巖北斗，未是良謀。

擔水潑菠稜，錯明宗旨。

離聲色句謾云，北鬱單越南瞻部洲。直饒謾得者，僧難謾自己。

雲居舜禪師

師諱曉舜嗣洞山瑞州人姓胡氏初參洞山  
一日武昌行之首謁劉居士士高行為時所  
敬意所與奪莫不從之師時年少不知其飽  
參頗易之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則開疏  
如不契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黑  
似漆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  
上人還山拂袖入宅師憊懼而回山問師言  
其事山曰你問我與你道師理前問山曰此  
去漢陽不遠師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

洲師有省師住廬山栖賢槐都官守南康因  
私忿民其衣大覺璉曾入師室聞師還俗遣  
入取至淨因以正寢居之覺處偏室仁宗數  
召覺入內竟不言師事偶一日嘉王取旨出  
淨因飯僧見覺侍師旁甚恭回奏仁宗召對  
便殿見之歎曰道韻奇偉真山林達士於翁  
上書曰賜曉舜依舊為僧特旨再住栖賢仍  
賜紫衣銀鉢師退栖賢時以二力昇轎至羅  
漢寺二力曰既不是我院長老不能遠去弃

輜而回暨師再住令人先慰二夫曰你當時  
做得是但安心不必疑懼師入院上堂曰無  
端被譖枉遭迤半年有餘作俗人今日再歸  
三峽寺幾多懽喜幾多嗔上堂舉夾山道開  
市門頭識取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雲居  
即不然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啾啾師常譏天  
衣說葛藤禪一日懷遷化師於法堂上曰且  
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在會中作維那  
每見呵罵謂同列曰我須與者老漢理會一

上及夜參又罵秀厲聲出眾曰豈不見圓覺  
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眾伏惟珍重便歸方  
丈秀曰者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上  
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劔刃裏藏  
身雲居者裏天寒熱水洗脚夜閒脫襪打睡  
早朝旋繫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上堂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蝦蟇蚯蚓各  
有窠穴烏鵲鳩鴿亦有窠巢正當與麼時爲  
甚麼人說法良久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上

堂雲居不會禪洗腳上床眠冬瓜直儻侗瓠  
子曲彎彎師一日舉盃官和尚喚侍者將屏  
牛扇子來因緣拈曰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  
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  
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旣破還我  
屏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榼榼堆頭了也  
贊曰 艱棘中來 靈明不昧  
凌霄漢深院脩筠 傲雪霜古巖寒檜  
身歸三峽寺 添五老幾多嗔

腳跨鸚鵡洲 撲古鏡百雜碎

婦搖機軋軋 鬧市頭識天子未真

兒弄口啾啾 百草上薦老僧不會

通身是眼 喜天衣懷倒了葛藤椿

平地生堆 笑槐都官枉入民衣罪

洗腳脫襪打睡 初無出格生涯

喚人劈篾縛籬 也是尋常家計

烏鵲巢窠蝦蟇窟穴 堅密身出現塵中

冬瓜儻侗瓠子曲彎 祖師禪迥超言外

弄蛇頭撥虎尾  
聽諸方劔刃裏露影藏身  
破扇子潑犀牛  
謂鹽官糞堆頭成團在塊  
道韻奇偉得山林達士之名合浦珠還走蛟  
盤了無瑕類

大覺璉禪師

師嗣泐潭諱懷璉漳州陳氏子母夢僧伽而  
生因小字泗洲師造泐潭法席投機印可師  
事之十餘年去遊廬山掌記圓通訥處仁宗  
召訥訥倦奏師代有旨住淨因召對化成殿

問佛法大意稱旨賜大覺後遣中使問曰才  
去豎拂人立難當師以頌回奏曰有節非干  
竹三星繞月宮一人君日下弗與衆人同帝  
覽大悅又召對使殿賜羅扇題元寂頌與師  
問荅詩頌書以賜之凡十七篇至和中乞歸  
老山中進頌曰六載皇都唱袒機兩曾金殿  
奉天威青山隱去析何得蒲篔唯將御頌歸  
帝和頌不允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  
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師再進頌謝曰中使

宣傳出禁園再令臣住此禪扉青山未許藏  
 千拙白髮將何補萬機霄露恩輝方湛湛林  
 泉情味苦依依堯仁况是如天闊應任孤雲  
 自在飛帝賜龍腦鉢師謝恩了捧鉢曰吾法  
 以壞色衣以瓦鐵器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  
 回奏上加歎不已僧問聖君御頌親頒賜和  
 尚將何報此恩師以手托地曰恁麼則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曰半尋拄杖攪黃河開堂僧  
 問諸佛出世利濟羣生現座師登將何拯濟

曰山高水闊曰花發無根樹魚跳萬仞峯曰  
 新羅國裏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劔峽徒勞放  
 木鵝曰脫却衣裳臥荆棘曰人將語試曰慣  
 得其便僧撫掌曰更踣跳上堂文殊寶劔得  
 者為尊乃拈拄杖曰淨因今日恁麼直得千  
 聖路絕雖然如是猶是矛盾相攻不犯鋒鏑  
 如何運用良久曰野蒿自發空臨水江燕初  
 歸不見人參治平中上疏乞歸進頌曰千歲  
 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峯頭餘生願祝無

疆壽一炷清香蒲石樓英宗留之不可詔許  
自便師渡江留金山西湖四明守以育王迎  
至韶九峯作勸請疏四明人相與出力建閣  
藏所賜詩頌榜曰宸奎東坡知杭以書問師  
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  
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師出京英廟賜手詔  
其略曰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  
錄示全文欲添此一節師終藏而不出逮委  
順後獲於篋笥師以佛國白造蒙堂處之後

世叢林因取法焉師住育王作逸老堂

贊曰家近博桑國波斯耳帶環

謂漳泉匾頭灼然心毒

說泗洲入夢莫被人謾

羅萬象於胸中風雷陟頓

吐片言於舌上錦繡爛斑

拔澄散聖虎頭關笑収虎尾

焚銀瑤使龍腦鉢喜動龍顏

拈將拄杖攬黃河報恩有分



脫却衣裳卧荆棘 濟物何慳

尊道德不忘韋布之交 讓舜老夫身居正寢

為佛法代赴紫泥之詔 使訥圓通名播塵寰

江燕初歸不見人 文殊劍鋒鏖太露

野蒿自發空臨水 千聖路踏斷應難

錦帳鋪花 得蘇內翰雄文壯觀宸奎閣

囊錐脫穎 為韶九峯一疏來住育王山

屋縛數根椽 令大地人蒙岩養正

雲披三事衲 學住山翁逸老投閑

就梅影肱枕胡床 斫額望明月

破竹陰履穿苔徑 倚檻看狂瀾

青出藍青於藍欲窮端的意 幽鳥語綿蠻

天衣懷禪師

師諱義懷嗣雪竇永嘉陳氏子世以漁為業

母夢星隕于屋除及產多吉祥兒稚坐父舩

尾漁得魚付師貫師不忍私投江中父怒答

諾其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為

童行天聖中試經得度謁金鑿善葉縣省皆

不契由洛抵龍門復至都下欲繼宗風意有  
未決忽遇言法華撫師背曰雲門臨濟去東  
遊至姑蘇禮明覺於翠峯入室次覺曰恁麼  
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  
師擬議覺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為水頭因汲  
水檐折忽悟作投機頌曰一二三四五六七  
萬仞峯前獨足立奪得驪龍頷下珠一言勘  
破維摩詰覺拈几稱善出世鐵佛上堂譬如  
雁過長空影沈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異類中行不用續鳧  
截鶴夷岳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學  
學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鬪富不用都  
不直半文錢參次住平江薦福接冲本秀夫  
後榜方丈曰烹金爐揚無為贊曰冲本秀夫  
四碧眼胡中間坐者烹金之爐上堂夫為宗  
師須是驅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遇賤即貴  
遇貴即賤驅耕夫之牛令他苗稼豐登奪飢  
人之食令他永絕飢虛遇賤即貴握土成金

遇貴即賤，變金爲土。老僧亦不驅耕夫之牛，亦不奪飢人之食。何謂耕夫之牛？我何用飢人之食？復何食？我也不握土成金，也不變金作土。何也？金是金，土是土，玉是玉，石是石。僧是僧，俗是俗。古今天地，古今日月，古今山河，古今大倫，雖然如此，打破大散關，幾箇迷途，達磨上堂，須彌頂上，不扣金鐘，畢鉢巖前，無火聚會，山僧倒騎佛殿，諸人返著草鞋朝遊，檀特暮到羅浮，拄杖針筒，自家收取。上堂夜

來寒霜凜冽，黃河凍結，陝府鐵牛腰折，盡道女媧煉石補天，爭奈西天一缺。如今欲與他補却，又恐大地人無出氣處，且留者一竅與大地人出氣。參僧問牛頭表見四祖時如何，曰：長江無六月，曰：見後如何，曰：一年一度春。上堂：蜀魄連宵叫，鷄鳴終夜啼，圓通門大啓，何事隔雲泥。辭世曰：紅日照樽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瑠璃雙磬月，分破翡翠十峯雲。掃開乃天衣境也。

贊曰 笑花正眼 立雪元樞

早往京師試經 駕三車自鞭 穀觶

長就翠峯養聖 日奏九成 日樂鷄鵠

巨口吞鈎 颺下知幾 赤梢鯉

精金躍冶 不祥是四碧眼胡

寒水一箇清 印長空沉 鴈影

匾擔兩頭折 抉驥領奪明珠

眼有瞳人 初不在握土 成金驅耕奪食

身行異類 又何須夷嶽 盈壑截鶴續鳧

徹骨貧窮 敢與龍王鬪富

一言勘破 豈容摩詰名模

教人返著鞋 暮到羅浮朝遊檀特

被僧輕拈背 急尋明覺遠到姑蘇

半夜霜寒 結黃河凍 陝府鐵牛腰折

一年春到 引牛頭見 四祖枯木花敷

鷄鳴啼夜 蜀魄吟宵 圓通門大啓 扇鑰

翡翠掃雲 琉璃分月 天衣境巧 畫成圖

出林師子 歷塊神駒

走過鐵圍尋不得趙州東壁掛葫蘆

圓照本禪師

師嗣天衣諱宗本常州管氏子初見天衣室  
中問師即心是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  
甚麼難於是名顯元豐閒李漕使復圭命師  
開法瑞光法席日盛杭州守陳公襄以承天  
興教二剎命師擇吾蘇人留之益甚又以淨  
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  
福不敢久占道俗始從元豐五年神宗下詔

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六召師爲  
慧林第一祖既至遣使問勞翌日召對廷和  
殿問道賜坐師即跏趺帝問鄉受業何寺奏  
曰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即舉盞長吸又蕩  
撼之帝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奏  
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  
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僧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韓信臨朝底日中下  
之流如何領會曰伏屍萬里曰早知今日事

悔不慎當初曰三皇珠上草離離上堂頭圓  
像天足方似地古兒稜層丈夫意氣趨倒須  
彌踏翻海水帝釋與龍王無著身處乃拈拄  
杖曰却來拄杖上回避咄任汝神通變化究  
竟須歸者裏卓拄杖一下元祐元年以老求  
歸得旨任便雲遊州郡不得抑令住持擊鼓  
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  
掉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大臣送者車  
騎相屬師臨別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翫老病

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爲聞者莫不  
流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晚居蘇之靈巖  
示寂後門弟子塔全身於寺之左

贊曰 真福慧僧 稟丈夫氣

倚烏藤古貌稜稜 發清談春風颯颯

到南泉不疑地 樊噲踏鴻門

窮少室濫觴源 韓信臨朝底

踏翻大海 聽龍王改宅他方

踢倒須彌 使帝釋容身無地

圓照堂前光皎皎，  
三皇塚上草離離。  
垂一機，指人活路。  
借三年植福，此邦惡聲鼎沸。  
一錫晚歸林下，輦寺無心宿斷雲。  
七絃高掛壁間，琴臺有月翻秋水。  
即心即佛殺人放火，有甚麼難到船子下楊州。  
因甚麼感人流涕。

圓通秀禪師

師嗣天衣諱法秀，秦州人。俗姓辛，母夢老僧投宿，乃有娠。先是麥積山有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善，每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乃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俄有兒生，其所往觀之，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十九，試經得度。勵志講肆，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聞無爲鐵佛懷禪師法席，盛徑往參禮。懷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華嚴。曰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

宗師無語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  
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問報慈云情生  
智隔想變躰殊情未生時如何慈云隔忽悟  
直到方丈陳所證懷曰汝真法器吾宗異日  
在汝行矣師服勤八年懷推爲導首出世四  
面後住本山上堂少林九年冷坐却被神光  
覷破如今玉石難分只得麻纏紙裹還會麼  
笑我者多哂我者少示衆山僧不會解說大  
都應箇時節相喚喫椀湯茶亦無祖師妙訣

禪人若也未相諳踏著秤鎚硬似鐵上堂寒  
雨細朔風高吹砂走石拔木鳴條諸人盡知  
有且道風作何色若識得夫許你具眼若也  
不識莫恠相謾僧問不離生死而得涅槃不  
出魔界而入佛界師曰赤土塗牛妳曰謝師  
答話曰你話頭道什麼僧擬議師便喝師嚴  
冷叢林號爲鐵面李伯時畫馬入神師勸曰  
當想入馬腹中矣李有省因令改畫觀音李  
從之山谷好作艷詞人爭傳之師呵之谷笑



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師曰公作艷詞以  
蕩人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谷驚愕  
乃止  
贊曰 靡羈束 何 行  
麥積山夢裏翻身 竹鋪坡笑中含毒  
頂門眼正 等天地若浮漚  
魏闕心遊 以江湖為桎梏  
悟報慈情生智隔 冷汗通身  
指華嚴法界心宗 狂花眩目

玄中自得 幾星沙善解玉連環  
妙處不傳 一蟻絲巧穿珠九曲  
赤土塗牛妳 入佛魔命若懸絲  
生鐵裹面皮 辨龍蛇機如齒鏃  
金鎚影動輪掌上 圭角稜稜  
寶劍光寒挂眉閒 鋒鋷簇簇  
畫神駒得妙處入馬腹 喚醒李龍眠  
作艷詞惑亂人陷泥犁 霍殺黃山谷  
烹天衣紅爐裏 未辨金鑰

坐少林深雪中

難分石玉

巧說不會應時節  
喫椀湯茶又何曾  
雨解吹砂風能拔木

大通本禪師

師諱善本嗣圓照穎人董仲舒之後弱冠博  
極群書無仕宦意往京師試經得度參圓照  
於瑞光悟旨出世雙林次住淨慈神考聞其  
名有詔住上都慧林賜大通號上堂曰上不  
見天下不見地富塞虛空無處回避爲君明

破即不中且向南山看  
鱉鼻擲拄杖下座僧  
問寶塔元無縫如何  
指示人曰煙霞生背面  
星月遶簷楹曰如何  
是塔中人曰竟日不知  
清世事終年坐斷白雲  
鄉曰向上更有事也  
無曰太無厭生上堂  
僧問若論此事譬如  
兩家著碁學人上來  
請師一著曰早輸了  
也曰錯曰是曰近前  
無路也師卓拄杖下  
曰爭奈者箇何曰只  
如黑白未分時又作  
麼生曰且饒一著  
僧問百尺竿頭如何  
進步曰嶮曰

便恁麼去。又作麼生。曰：百雜碎。僧問：九夏賞  
勞，即不問。從今向去，事如何。曰：光剃頭，淨洗  
鉢。曰：謝師指示。曰：滴水難消。其外一不曰：半  
贊曰：併息諸緣，單明自己。平舖心，出曰：  
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山車響，破  
優入聖域。透雲門，胡餅之機。土裏有金，  
博綜羣經。抱仲舒絳帷之志，曰：日日不  
烟霞生背面，無縫塔勉強名模。土管面  
黑白未分時，一局碁顛預指示。下至割

百尺竿頭輕進步，峻似懸崖。

九夏堂中光剃頭，難消滴水。

直鈎有香餌，入滄海釣金鰲。

兩眼沒瞳人，向南山看鱉鼻。

竟日不知清世事，觸髓識未全灰。

長年坐斷白雲鄉，聖凡心猶欠洗。

碧梧陰合，穩慧林祥鳳之巢。

白雨聲喧，奮南宕老龍之臂。

沒巴鼻，麩拋出八稜槌。富塞虛空，使大地人

無處回避

雪峯慧禪師

師諱思慧嗣大通錢塘人俞氏子上堂布大  
教網擁人天魚護聖不似老胡拖泥帶水只  
是見免放鷹遇麀發箭乃高聲召大眾曰中  
上座昔日藥山早晚不參動經旬月一日大  
衆纔集山便歸方丈諸禪德彼時佛法早自  
淡薄論來猶較些子如今每日鳴鐘陞堂切  
切怛怛地問者口似紡車舌如霹靂總似今

日靈山慧命殆若懸絲少室家風危如累卵  
又安得箇慨然有志扶豎宗乘底衲子出來  
喝散大眾非唯耳邊靜辨當使正法久住豈  
不偉哉如或捧上不成龍山僧倒行此今以  
拄杖一時趁散上堂南詢諸友踏破草鞋絕  
學無爲坐消日月凡情易脫聖解難忘但有  
纖毫皆成滲漏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  
形如驢覷井縱無計較途轍已成若論相應  
轉沒交涉勉諸仁者莫錯用心各自歸堂更

求何事上堂一法若通萬緣方透拈拄杖曰  
者裏悟了提拄杖海上橫行若到雲居山頭  
爲我傳語雪峯和尚咄上堂一切法無差雲  
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  
落梅花慚愧太原平上座五更聞畫角天曉  
弄琵琶喝一喝僧問古殿無燈時如何曰東  
壁打西壁上堂云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  
青天下徹黃泉且道鼻孔在什麼處良久云  
割

贊曰 雲門八世孫 巨把門牆關

垂一機平地上波濤

示一境嶮崖中妙密

羅龍打鳳 藕絲網密布縵天

獵兔射麀 蒿枝箭硬教中的

口似紡車舌如霹靂 雪峯門下掘窖深埋

身如累卵命若懸絲 靈鷲山前搥胸叫屈

學無爲坐消日月 渡水覓魚蹤

詢諸友踏破草鞋 過山尋蟻跡

萬緣未透徒勞拈拄杖海上橫行  
一法無差且聽落梅花江城狼籍  
笑嵩山滿庭立雪小魚吞大魚  
住破院古殿無燈東壁打西壁  
聖解凡情絕纖毫無滲漏途轍上轉見岐分  
眉毛眼睫亘十方透青天鼻孔中元無氣出  
徹骨風流無人企及  
錢塘江上弄琵琶黃鶴樓前吹玉笛  
千峯萬峯鎖寒碧

月堂昌禪師

師嗣雪峯慧諱道昌寶溪吳氏子上堂云未  
透祖師關千難與萬難既透祖師關千難與  
萬難未透時難則且置既透了因甚却難放  
下荒籬雖得價動他杓柄也無端上堂云與  
我相似共我無緣打翻藥鉢傾出爐煙還丹  
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師住玉几冷  
泉塔于南山真歇和尚住徑山時行化寶溪  
到師家中見乃母歇以手摸其腹人訝之歇

曰我重婆子者裏出一負古佛頭入後之想  
贊曰寶溪寶石非常寶  
一鯨吞水露出珊瑚枝  
龍躍淵拚失驪珠顆  
辨真贗撞著瞎波斯  
較重輕迷逢胡達磨  
鋪陳玉几瞿曇舍利  
拋擲冷泉靈鷲山王  
祖師關寒光射透  
見梵籬杓柄脫體現成

大還丹冷酸一揮  
當場定價壓隋侯照乘不直分文  
韞藏諸笑趙國連城甘爲死貨  
老娘肚裏苦他人捫摸愛同古佛放光  
無星秤子等銖兩分明不被先師謾了  
白玉鞭擊碎覓無蹤聽千古萬古南容山前  
草離離日杲杲  
雲門至此九世共一十四人

瀉仰宗

瀉山大圓禪師

師諱靈祐嗣百丈福州趙氏子初參百丈侍  
立次夜深丈曰看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  
丈起身深撥得少火舉而示之曰汝道無者  
箇嚙師大悟禮謝陳所見丈曰此是暫時歧  
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  
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不從他  
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

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具足汝今  
既爾善自護持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  
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只  
得其用不得其躰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  
久仰曰和尚只得其躰不得其用師曰放子  
三十捧雲巖來師問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  
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丈人相巖曰涅槃後  
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洒不著巖  
却問師百丈丈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



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  
你下嘴處劉鐵磨來師曰老牯牛汝來也磨  
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  
作臥勢磨便出去師睡次見仰山來師便面  
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  
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度一盆水師便洗面少  
頃香嚴至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寐子爲我原  
了汝更爲原看嚴點一盞茶來師曰二子神  
通過於鶯子師泥壁次李軍容具公裳至師

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  
勢李轉笏作進泥勢師拋泥盤同歸方丈僧  
問不作瀉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窻村如何  
是瀉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  
一踏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擅越家作一  
頭水牯牛左脅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  
麼時喚作瀉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  
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什麼仰作禮而退仰  
山夏末問訊師師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

面作何所務曰某甲在下面鋤得一片畝下  
得一籬粟師曰子今夏不虛過仰却問師和  
尚一夏作得箇甚麼師曰日中一食夜後一  
寢仰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師  
曰寂子何得自傷已命師曰山不轉汝來林一  
贊曰山盡毒家滅胡種肉有千斤重  
心無半點淳活換眼睛  
被木雄挾火全彰體用  
引寂子撼茶

轉身猶不會徒然要軍容進泥  
瞌睡幾曾醒倔強使香巖原夢  
鋤畝兒下得一籬粟怪九旬不見上來  
做笠僧行到莫窰村喫一踏不勝皇恐  
書名脅左誰云不是大瀉僧  
放臥身時我疑夫捉臺山供  
先師大人相衆皆知煒煒煌煌  
本色住山翁初不在儻儻侗侗  
別立玄風闡化機雖古路斷碑橫惜未紀斯

文之正統

仰山智通禪師

師諱慧寂嗣瀉山韶州葉氏子師辭親遊方  
日人有戲之者於師翦上題曰寂子去行腳  
諸魔使誰滅師續曰龍生蛇腹中借他十箇  
月人皆異之蓋師出屠門諸魔或曰猪毛初  
參耽源已悟玄旨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  
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曰吾  
滅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

第傳授母今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  
本付師師一覽便火却源一日問師前來諸  
相甚宜秘惜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  
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諸大聖人  
方可委悉子何得燒之師曰某甲一覽便知  
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雖然如此於  
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  
不難即重集一本上呈且無遺失源曰然師  
參瀉山次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瀉曰以思

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  
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大悟自此執侍  
十五年師爲直歲作務歸瀉問甚麼處來師  
曰田中來瀉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鋤叉手而  
立瀉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茆師拔鋤便行  
一日隨瀉遊山到磐石上坐師侍立忽鴉銜  
一红柿落在面前瀉拾得與師師接洗了度  
與瀉瀉云子甚麼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  
所感瀉曰子也不得無分即分半與師瀉問

師忽有人問汝作麼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  
若在某甲不致寂寥瀉曰汝一箇不祇對  
罪師曰生之與殺只在一言瀉曰不孤汝見  
別有一人不肯師曰阿誰瀉指露柱云者箇  
師曰道什麼瀉亦曰道什麼師曰白鼠推遷  
銀臺不變師夢入彌勒內院堂中諸位皆足  
惟第二座空師就坐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  
第二座說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  
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瀉瀉

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香嚴有發明偈瀉  
聞得曰此子徹矣師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迷  
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師後問嚴見和尚贊  
師弟發明頌你試舉者嚴乃舉師曰此是宿  
習記持而來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嚴又舉去  
年貧未是貧語師曰如來禪許吾弟會祖師  
禪未夢見在嚴又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  
人不會別喚沙彌師報瀉曰且喜閑師弟會  
祖師禪也南塔湧謁臨濟後歸侍師師曰汝

來作什麼湧曰禮觀和尚師曰還見和尚麼  
湧曰見師曰和尚何似驢湧曰某甲見和尚  
亦不似佛師曰若不似佛似箇什麼湧曰若  
有所似與驢何別師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  
身露吾以此驗人已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  
任之師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贊曰 鎮海珠 毒龍因

十月借蛇腹出生 一顆落蛟盤圓轉  
近前叉手 單傳向上之機鋒

思盡還源 搜出無窮之靈焰

梵率第二座說法 白槌處嚇得魂飛

南山大有入刈茅 拔鋏去何曾夢見

道德所感 烏鴉銜柿盤石坐分

生殺在言 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焚却諸圓相 使耽源懊惱尊懷

遇著小釋迦 被胡僧塗糊當面

喚沙彌印香嚴會得祖師禪

何似驢引南塔拔出吹毛劍

得人憎處只許他家父子知 然萬古徽猷縱  
佛手亦難掩

南塔湧禪師

師諱光湧嗣仰山豐城人章氏子母乳之夕  
神光照室厖馬皆驚因以光湧名之少俊敏  
依仰山剃度發明大事僧問文殊是七佛之  
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即有曰如何是  
文殊師師豎起拂子僧曰莫只者是麼師  
放下拂子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曰水到渠

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  
別處清化付參次問從何而來曰鄂州曰鄂  
州使君名什麼曰化下不敢相觸曰此地通  
不畏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師驟然而笑遂印  
可集雲峯下大禪佛傳燈具載  
贊曰光騰乳室 劍隱豐城  
電翻空淵龍起鰐 駒墮地 厖馬羣驚  
謁臨濟生死猶昨夢  
見仰山凡聖兩忘情

忽尔大驚 怪人前指謂肉身佛  
驟然而笑 知化下敢觸使君名

獨露真常 雲收月現  
全彰體用 水到渠成

南塔影中文殊師 錯豎拂子

集雲峯下大禪佛 恨喚師兄

一再次覽車平鏡 塵埃滿面

二十年咲驗人眼 歡晤無睛

言下無相則固是不在別處然真佛所住窮

伎倆到底難明

芭蕉清禪師

師諱慧清嗣南塔新羅人也師謂衆曰我十  
八上到仰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  
箇漢從娘肚裏脩出來便作師子吼解好麼  
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示衆云你有  
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  
你拄杖子僧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  
左問如何是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恹恹暗

渡江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  
時如何師曰屋裏有緇破草鞋曰只如破草  
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  
吉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懸崖背後  
野火來逼兩畔荆棘林若向前則墮坑落塹  
若退後則野火燒身若轉側又被荆棘林碍  
當恁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  
之路若也免不得墮身死漢僧問不問二頭  
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如



何是吹毛劍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曰退  
後三步問北斗裏藏身時如何曰九九八十  
一曰會麼曰不會曰一二三四五問古佛未  
出興時如何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  
曰金剛努眼睛承天確在師會下發明後僧  
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確曰庭  
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什麼因緣會遇  
時果報還自受確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贊曰脚頭未跨船舷參徧大唐諸祖

豎提婆宗奪外道赤旛回

荅西來意貶達磨渡江去

拄杖子一生與奪

未嘗敲出玉麒麟

娘肚裏十月出生

幾曾吼作金師子

前凶後不吉

破草鞋難得受用時

退火進深坑

荆棘林那有出身路

新羅人難辨語

當的帝都了

北斗裏穩藏身

一二三四五

兩口一無舌

看臨溪打開石鎖兩頭搖

雜毒深入心。致承天吐出庭臺深夜雨。  
默然正坐。本來面不在二頭。  
用者如何。吹毛劍豈拘三步。  
青出於藍青於藍。信瀉仰兒孫鸞翔鳳舞。

芭蕉徹禪師

師諱繼徹。嗣芭蕉清廣西人也。初謁風穴。穴  
問如何。是正法眼。曰泥彈子穴異之後。參芭  
蕉。見上堂有云。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豁  
然大悟。僧問如何。是深深處。曰石人開石戶。

石鎖兩頭搖。問如何。是臨溪境。曰有山有水。  
問寂寂無依時如何。曰未是納僧分上事。曰  
如何。是納僧分上事。曰要行便行。要坐便坐。  
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携否。曰  
不提携。曰爲什麼。不提携。曰臨溪粗識好惡。  
示衆曰。昔日如來於波羅奈國。梵王請轉法  
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  
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  
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

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也  
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示眾眼  
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  
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偈  
云芭蕉的旨不掛唇齒木童唱和石女側耳  
贊曰 人面蛇 利刃蜜

閑行坐自要誇張 識好惡人信不及  
泥彈子作正法眼 豈知老風穴綿裹蒺藜  
茄子根應古佛機 不學先芭蕉錦包特石

混融句地窄天寬 臨溪境山深水碧

遇納僧問涅槃生死 要提携且待驢年

斥瞿曇說頓漸偏圓 屈宗風卒無了日

西來意貼肉衫汗透千重

宗門事腳跟下泥深三尺

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潑宗旨誰肯挂唇

眼中沒翳空裡無花 閑言語不勞拈出

人皆謂瀉山五世到師寂尔無傳殊不知萬

仞門墻擬登者銀山鐵壁

瀉仰宗至此五世

法眼宗

清涼法眼禪師

師諱文益餘杭魯氏子祝髮詣開元覺律師  
 受具戒及覺盛化四明師往習毗尼工文章  
 覺竒之目為吾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  
 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初見長慶無所  
 契悟與進修輩擬之湖外既發值雨少憇城  
 西地藏入堂見藏坐地爐問師此行何之曰

進善修

行腳去曰行脚事作麼生曰不知曰不知最  
 親三人附火因攀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  
 藏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修曰同  
 藏豎兩指熟視之兩箇便起去雨霽辭行藏  
 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乃指庭下  
 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内在心外師曰在心内  
 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師窘  
 無以對遂放包俱求决擇近月餘呈見解說  
 道理藏曰佛法不是恁麼曰某甲到此辭窮

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師大悟出  
世。臨川崇壽一香爲藏拈。僧子方者問曰：公  
父親長慶，乃嗣地藏，何哉？師曰：以不解長慶  
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方舉拂子示之。師曰：  
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師曰：獨露  
身。咏方曰：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咏方於是  
悟旨。三僧參次。師指簾，二僧齊去。捲師曰：一  
得一失，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  
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金陵報恩則初

參青峯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  
來求火，不契見。師師問甚處來？曰：青峯。師曰：  
青峯有何言句？則舉前話。師曰：上座作麼生  
會？則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  
己。師曰：與麼會？又爭得？則曰：某甲只恁麼未  
審和尚如何？師曰：你問我，與你道，則理前問。  
師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乃悟。僧問：如何是  
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分明。師與李王論道。  
次因看牡丹，王命作頌。即曰：擁毳對芳叢，由

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  
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王聞開悟師有偈曰幽鳥語如篁柳搖金線  
長雲歸山谷靜風送杏花香永日蕭然坐澄  
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商量言百法  
明門乃唯識綱宗也  
贊曰 幻發玄機 遍行尋訪 上至諸佛 下至  
小乘根拋棄覺闍梨  
惡冤家撞著琛和尚

安片石寸心內 當機擊碎猶涉廉纖  
露全身萬象中 盡力扶持依然鹵莽  
指二僧捲簾去 得失未分明  
勘童子求火來 是非難定當  
如篁語幽鳥 山林意別是風標  
擁毳對芳叢 牡丹詩竊誰體樣  
是曹源一滴水 蟲禦木偶尓成文  
問學人一卷經 蠅鑽紙全無趣向  
唯心唯識 石頭城路列千差

無法無人 通玄峯雲橫疊嶂

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到者裏百法明  
門只宜叔抗

天台韶國師

師諱德韶嗣法眼處州龍泉陳氏子幼依龍  
歸寺得度十八受具去謁龍牙問雄雄之尊  
因甚麼親近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  
水來又作麼生牙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  
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合如是師不諭旨

再請誨牙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  
玄峯澡浴忽省遂焚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  
若說向我今日決定罵也見疎山問百匝千  
重是何人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  
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曰爲甚不說曰箇中  
不辨有無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參五十  
四負知識後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倦於  
參請但隨衆而已一日眼上堂僧問如何是  
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師大悟於

座下遂白。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  
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  
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跡。乾祐元年。忠懿王嗣  
位。遣使迎之。申弟子禮。示衆古聖方便。猶若  
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  
心印。至妙法門。我輩稱祖師門下客。合作麼  
生會。祖師意若言：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若言  
不撥風幡。就風幡處通取。若言：風幡動處是  
甚麼。若言：附物明心。不須認物。若言：色即是

空。若言：非風幡動。應須妙會。與祖師意肯了。  
沒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者。  
裏悟去。何法門而不明。雖百千諸佛方便。  
一時洞了。若不如此設經。塵劫空自勞神。無有  
是處。住通玄峯。有偈云：通玄峯頂不是人。閒  
心外無法。蒲目青山。眼聞乃曰：只此一偈可  
起吾宗。示衆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  
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  
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又曰：夫



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絲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語言一切三昧橫豎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只貴如今一時驗取珍重又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僧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遍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遍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什麼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一會分付何人師曰鼗鼗鼓一頭打

兩頭鳴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殼殼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兒著鐵袴打一捧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師曰你還聞麼問飲光持釋迦丈六衣在雞足山待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千尺之身應量恰好只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為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而出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話不

得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  
嘔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至方丈  
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甲懺悔曰如人倒  
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某  
甲懺悔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  
尔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有傳天台教義  
寂者乃螺溪是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紀  
浸遠慮多散失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  
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聞于王遣使航海

傳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贊曰 心法雙忘 乾坤獨步

登天不借梯 遍地無行路

機翻石火 爍破石頭城

掌握龍泉 笑出龍歸寺

天蓋地載 苦龍牙疊將餓飯祭閑神

百匝千重 被踈山左搓芒繩縛鬼子

去來隱顯明諸佛實相 要且顛預

欠剩有無說般若真宗 不妨莽鹵

是曹源一滴水 悟玄機將豌豆作真珠  
指通玄滿目山 起吾宗變甜瓜成苦瓠  
祖師門下客 辨風幡帶水拖泥  
大王長壽人 外聲色拋沙撒土  
得法眼親傳寶印 鞞皮鼓兩頭鳴  
應木人敲打虛空 崑崙兒著鐵袴  
念南嶽天台教乘磨滅 往新羅國繕寫歸  
論釋迦彌勒身衣短長 令與教僧嘔血去  
諸方異唱古今玄鍵決擇不留蹤不謬為一

國之師名喧寰宇

永明智覺禪師

師諱延壽嗣韶國師餘杭王氏子自幼知敬  
佛乘既冠不茹葷酒日惟一食持法華七行  
俱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  
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大闡玄化師遂求出  
家請于朝文穆王從其志禮參為師執勞供  
衆身惟一布衲後往天台天柱峯九旬習定  
有鳥類斥鷃巢于衣禰中既覺謁國師一見深

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  
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初住雪竇上堂  
雪竇者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竒巖萬仞無  
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  
一徑如何履踐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  
又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  
此景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建隆元  
年忠懿王請入靈隱為第一世明年請住永  
明為第二世僧問如何是永明旨曰更添香

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有偈曰欲識  
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  
起僧問學人久在永明為什麼不會永明家  
風曰不會處會取曰不會處如何會曰牛胎  
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師著宗鏡錄一百卷播  
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賫書叙第  
子禮又遣僧三十六人問道皆承印記前後  
歸本國各化一方以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  
六日示寂淨慈塔于大慈山

贊曰一出頭來下風標迥別

棄華亭鎮將腰佩寶刀

依龍冊老僧身被布衲

誦法華七行俱下感群羊跪聽座隅

習大定三月方回有斥鷃巢栖衣禱

天台得片言悟肯念念幻緣空

乳峯指一路通玄步步寒花結

迅瀑千尋不停纖粟探水丈痕深

竒巖萬仞迥絕躋攀望崖心路絕

牛胎生象子垂示太分明

碧海起紅塵家風重漏洩

枕藜床喚回清夢野客吟殘半夜燈

倚蒲團坐斷白雲孤猿叫落中巖月

著宗鏡一百餘卷點鐵成金

印高麗三十六僧證龜作鱉

潛行密用佛眼亦難窺真精進幢慧日峯前

亘百世光明燦發

法眼至此三世師雖印高麗三十六僧

然傳燈不載名字機緣茲不及贅

正宗讚終

小師 居涇 焚香拜手誓首謹書

于乳峯

慶長十三

申仲秋吉辰

西京花園一枝軒板行之

